082.6
M743s
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又初晴稿

瞿倫偁人　瞿廷望令人　較

碑記六

兩浙巡撫金公重修西江塘碑記

浙江爲三江之一自姑蔑導坎歷婺州睦州以迄章安而陡作一折謂之浙江蕭山西南偏則折流之衝也其水北注瀨浙抵所衝而詘而之西于是築塘以捍之以其地之在縣西也名西江塘明正統間魏公文靖躬修之歷一百餘年逮天啓改元秋潦水暴漲

67167

如擣陷下穴而上饋欲其墳之久難矣大中癸酉府
金公視猶已溺一日檄三縣下舉三縣民牛噫嘻處堂
者而公悉驚爲灼體割膚之痛先審料形勢若灘頭
若張家堰若上落埠若諸暨瀆若於池若大小門曰
歷求其受患之故且務極根柢必以築老塘勿僅築
備塘爲斷曰不見夫塞河者乎河之患未有減于江
然而先之以石苗石苗者石重也繼以楗楗杙也下
淇園之竹以爲楗是也而後加之以縮縮者攜木而
橫之者也而後填之以竹竹落竹落者河隄使者刻大
竹爲落實以石夾船而沈之是也夫如是而工亦幾

決塘而奔民之骫衣漂漂者相望千里顧隨決隨築
不致大壞今則五年之間且兩決矣先是二十一年
決二百餘丈山會蕭三縣讙成澤國鄉官姚總制捐
貲修之至二十六年決二十餘丈慈谿雍閒復決三
十餘丈非前此塘堅而今塘疏也又非塘之者不力
也前此北注潸潸以漸而殺其折也勾而不矩勾而
不矩則水少力水少力則增防易固今則折流之西
抱者有沙生脇閒水之循沙而折者沙轉出則水轉
溫水轉溫則向之挽彊以西者今徑矣而東而于是
承之者以橫亘尺土當長江徑矣之衝初如撞鬨繼

矣徒以老塘柢深虛擲民間金僅築備塘此黃葉止啼耳且棄民田棄廬舍何益自今伊始毋怙舊毋憚煩毋補苴目前而隳棄永久牘十上十反甚至集官民里老其議可否必各使心伏令書押上乃衆議嘩然反謂築備塘便何也以爲河隄無正衝者旁決易補而正衝難塞一也且河身高于隄其決也隄耳此則江深而隄高隄亘于地抵衝者以地不以隄故當其衝時先齧其隄地而後隄隨之以頓方春水發隄地如蜈潭不特捧土難塞即填以巨舟投以節石隨濤而捲等于飄蓬故舊堤之設但施于隄而不施于築隄之地所謂不與水爭地其說二也且水能決隄不能決地地藉隄以禦漲水耳能遞地于水地不即漲則隄不即壞其說三矣江流有定而沙之遷徙有定乎沙徙西則西衝徙東則東衝築一定之塘不能抵數徙之衝保無東向之沙不仍徙而之西乎其說四要之皆非公意也是何也則以公意在久遠而順民之情則仍近于補苴也乃塘工所需有云得利民田者民利之民自築之蕭山得利田計十六萬畝而山會二縣計一百萬畝有奇則其利六倍于蕭然且蕭山地高而山會地下傾濫之害亦復不啻數倍天

下未有利參而功慳祔重而救友輕者考之嘉靖間三縣通修曾無氏卬今則山會合金僅足抵蕭山之一似乎畸重乃公復如傷爲念惟恐民力之或不足既已議輸四千金蕭山半之山會二縣共半之而公特倡率司道捐金二千邰三縣之半計程立簿猶恐董之非人則其工不固且或來中飽之患復簡屬吏之廉能而勤慎者共推郡司馬馮君會馮君以清軍兼攝水利遂董其事塘距水五丈底七丈頗二丈高一丈五尺長二百一十丈有奇餘悉增庫培簿內桓而外殺磬之椓之諒工役勤惰而親爲之犒計楗若千土若干節與石若干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二十六年三月凡六閱月工成夫方州大臣興利除害固屬本分然往往視爲故事遇修翰所關一委之都水聽其便宜從未有已溺已飢如公者且民利民築嚮有成例而公以冰涛之操邽芭絶甌然且惟恐民力之或竭爲之割腴而剖腊以資于成繼此者可風已公

諱鉉字冶公別字悚存壬辰進士由內翰林起家改祭酒歷按察布政二司使進兵部侍郎巡撫福建調繁爲今官頌曰

於越同利有如三江北流而折在餘暨傍馮修匏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江妣洄潼縵地逆防民爲鯉魴我公仁愛宛如身創
負土作埭捐金捍防前者築堰龜山仲方我公嗣興
以頡以頏公之功德煌煌版章祇此澤闓一何汪洋
沙漫可泝江瀆可攜公恩蕩蕩千秋勿忘

重建宗慧堂記

法相寺在西湖南高峰下五代時長耳和尚舊道場
也其傍有宗慧堂相傳趙宋時所建而今亡矣嘗考
法相所始不得其實或曰法相即長耳院又名宗慧
禪院實即定光佛寺也夫定光與宗慧長耳何與及
按舊跡得宋翰林待講范楷所撰碑文而碑毀于元
即文亦闕失不甚備惟明嘉靖中有蘇州太守徐節
所樹一碑尚存西楹其文爲翰林庶吉士王穀祥所
譔拂讀之彷彿其槩而惜其略也考師泉時月多未
南人生于唐貞宗景福之元其母夢吞日而生師生
則兩耳垂及肩名長耳兒長耳兒七歲不言忽一僧
謂曰何鈍置耶師答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當
是時人早知其爲應化身矣其後游方外祝髮金陵
死棺寺而歷參諸方至後唐同光二年始至杭見西
湖南山而樂焉依石築室以居之水咒而得水今名卓
錫泉是也自同光二年居此閱二十六年至後漢乾

祐三年十一月二日永明禪師者聖僧也居淨慈寺吳越王生日飯僧問永明有眞僧乎曰有南山長耳和尚則定光佛應化身也王趣駕至山禮師直呼定光佛師不答但曰永明可信乎趺坐而化則是法相之建或在此時或過此已往而碑云石晉時建則石晉二主共十一年正當師所居二十六年之中是時未嘗知師也且卽此二十六年中石晉多事大梁去此遠毋論不知師卽知師必不能賜院至吳越境卽或賜院至吳越境或吳越王自知師嘗石晉時王自賜院不必由石晉救建則長耳之名已著南山何必待永明而後聞也且夫宗慧之建何自也舊云爲是寺所始本名長耳而宋始更名法相且賜長耳爲宗慧大師則是宗慧名堂必始于宋而碑云師遺蛻不壞膚革津澤月必三淨其爪髮而金人侵境刃所傷處皆流白血因于崇寧三年應僧司之請然後覆以髹漆而錫以今名夫崇寧者徽宗年也其時天下稍安燕閒所至表錫及此固未可知然而當其時金人未嘗侵境也卽謂金人侵境後此之事是時但賜號則又不得謂僧師上其事而後得之蓋上卽上其侵境事矣寺謂是寺所始必始于五

代之漢宋偉易名耳若堂所由建必在南宋而世誤以崇寧實之事當因革即基構見存尚多倪仉而爲文不慎致有以已成之記爲謬誤者此典復之所當亟而爲之攷文者倍不可不爲之審也予重詣法相寺求所爲宗慧堂者而不得因考其故碑而重爲辨定若此若夫師之應化所在皆有天台文殊囊山之辟支佛池之金地藏鶴林之布袋和尚靈巖之智積菩薩皆有顯跡而師在生時杭人以水旱疾疫及禱生求嗣叟其長耳無不立應今遺蛻歸然尚能趨四方之士碑不云乎蘇州徐使君以禱而生所爲三致意而報以碣也世之有事于堂者可知已康熙已巳住僧方謀與復因丐斯文爲勸緣之舉越一年堂成寺僧請書碑乃即書其文于石某月日

兩浙提督學政右春坊正公試士碑文

自昔無學使之制明始出專部爲提督學政分隸諸道而以兩京爲首善地特遣侍御有聲者陞爲院使賜劒開轅建纛設丞令官屬視諸三巡特未嘗舉詞臣而懋其選也

清興專以直隸用院使而盛京則但令京兆兼之乃上充直隸督學院官而

盛京及他道使皆不與焉歲乙丑
天子念學使任重非詞臣莫
與宜破格陞道爲院羣臣循例列衡者紛紛上
天子獨慎簡先生謂先生品學高當拔諸方局越資
俸使任兩浙凡一切幕府行事與直隸埒可謂重矣
乃自乙丑至丁卯三年之間一歲一類合八十郡縣
文人學士甲乙而差次之無不頫觀仰息狂譴劇諱
謂稱量之精去取之公眞
國朝四十餘年所未有事嗟乎亦何道而得此夫士
人生不攻苦力學祇期得當乎主文而一旦出我所
學斥拔人類極一時英俊皆得厠我門下斯已快矣
乃甄鎔擾剔必欲使璠璵金錫並收之篚篚而後已
故有謂國家旁求鑠廳之得人百不如案學之造士
爲有要而先生皆有以幾之嘗覩其兩試吾越匆一
榜出士人爭來觀輳羣相指曰某貧士某名士某遲
暮士始乃驚繼而慶又繼而嗟感嘆且有至涕泣
而不止者自兵戈相仍誦讀少又戶口多薄瘠功
令嚴限入學歲無幾志灰敗濶有舍此改他業者其
一二學究不得志課塾爲生計自視無色而有司狃
習俗更有相因爲請託者夫是以特達者罕今一旦

友是皆曰世亦有至公如是者事固未可料也則又曰人亦患不學爾學則得之今此可驗也則又曰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此非有年乎雖然吾懼其不易逢也于是吾越之士進三字以頌先生曰窮通翁窮通翁何也曰先生所取皆窮士也然而皆通人夫文至今日而變甚矣縱橫之家紛紛競起而先生一以棨錯繩之涵溶雋永悉準乎慶豈非通乎然而齒亦稍進焉夫日暮途遠將老死歸下曰與乾鑿枯蠹相爲因緣而先生驟起而祓濯之如顛蘗之生而蟄蟲之振翼鑠哉翁乎天下未有窮而不通者也夫能

通雖翁猶通也夫至翁而公至矣翁者公也因而天下之人亦稍稍相傳爲窮通翁者予承乏史館忝與先生爲先後進而請急歸里則正値先生試士時也邑之人士謀勒石頌德而謁予以文因爲書所見而應之如此先生名撰字藻儒曰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奉使爲今官世爲江南太倉人自曾祖文肅後歷世顯仕三傳至先生皆以文章名蹟稱于時

創建羊山石佛寺大悲殿碑記

越有二石佛一柯山一羊山産石石工取石

者。剞劂。墨。由。周。刻。其。四。圍。而。留。砫。于。中。就。其。形。撫。坳。凸。而。刻。之。爲。佛。高。五。丈。六。尺。相。傳。隋。開。皇。間。有。石。工。發。願。爲。此。畢。生。石。不。成。以。禪。之。子。子。復。禪。孫。凡。三。世。訖。工。或。曰。石。工。死。而。生。生。而。死。死。而。又。生。以。願。力。之。堅。而。假。厥。此。鄉。者。三。世。矣。乃。就。其。石。窖。而。豪。延。之。以。甕。以。築。名。石。佛。寺。康。熙。二。十。三。年。大。樹。禪。師。從。京。師。還。卓。錫。于。其。寺。募。金。造。大。悲。大。殿。于。舊。寺。之。側。址。之。樹。之。上。陶。而。下。甕。滅。木。增。漆。頦。大。悲。像。而。索。予。爲。記。予。乃。拱。筆。作。偈。且。誦。之。曰。

如。此。大。慈。悲。無。處。無。所。陀。乃。假。慦。于。此。以。與。墨。由。俱。是。爲。大。悲。力。千。手。千。眼。目。照。鑒。此。一。方。無。福。不。翔。備。我。今。作。慶。讚。勒。此。十。方。衆。惟。是。石。龍。龕。石。幢。石。鐘。磬。鑿。石。與。鏤。木。妙。相。無。有。二。謂。石。爲。大。悲。謂。大。悲。卽。石。是。殿。是。石。龕。籍。此。大。悲。力。

馮太傅適志堂記

太傅引年時

天子念元臣復辟無以命寧于其行也

御製五字詩灑之

宸翰中有元臣適志之句維時同

頒者有螭頦文石復鋟適志東山四旬篆于上太傅

感焉遂于歸田之暇築室藏弆即以適志二字顏其
堂且屬宮僚學士沈君爲之書紀
聖恩也人各有志當其入居槐廳時志在致君即其
統宅百揆平章軍國出與斯世建平成之業志在安
民而今則杜門却謁逍遙桑苧曰與刻瓢蔫芰者優
游出入以自明其志此其間有何一之不自適而事
有不盡然者夫居優總方弟爲所得爲已矣乃或即
有未靖在當日機務紛繽未之或覺迨習靜思之而
無以自安又或朱紱繡裳徒取尊榮一旦退居安閒
則晃日之日難于孀幽鄉人有市歸而緇然若自失
者何則寂擾之勢殊也且夫人境未有盡也富貴已
至當復進冀所未至者餐芝茹藥不能即效則復轉
而覬人世之寵或造廬特存或起家再入未免元纁
白璧安車蒲輪之想皆足以擾而太傳均不爾也太
傅嘗自敘矣七十老人生平無不可自示之心然且
澹泊寧靜出處一轍
聖天子既以明農許之而優游歲月皆足自適浩浩
乎蓋樂天知命先憂後樂志有在焉境固不得而限
也故嘉條高寄往往于執政之時每寫其意于東田
西塞之間致

聖天子賜詩猶以平泉綠野爲辭而太傅自若也太傅之所適者此一堂而已矣堂五櫺倍之而十凡兩層旁無挾廡所以左右兩櫺爲藏書之所而左則別爲重屋如書樓然堂除廣袤皆以文磚相亞次高敞燥潔可坐千人商軒過者磕磕然欲一投止而不得也有當事扉門拒勿入太傅曰盍記之謹記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宣城徐烈婦生而許字其同鄉兒施氏稍長邑豪湯一泰者豔其色倚從子官於翰林烜赫謀之徐之無賴者而委之禽烈婦父拒之勿受然慮有變立趣施娶夕去豪大怒湯族居洪林獨翰林以貴故郡居會翰泳從郡還呵于途湯族傳豪者佯問而唾之曰止家有婦而不能庇而弟呵族人何耶翰林初不解及詢知亦怒使訟之郡郡太守張君直施則復訟之臺使者使下郡覆讞當是時兩造各詣縣解豪張甚麾僕捽擊施徐之在解者血敝襤褸落甚至篡取其媒氏匿之勿令解及解而施之父諸生也諸生有不平者譁而起各執詞詣郡亭豪亦賂諸生相持太守見諸生者各有直然未分也令曰諸生直施者居墀左直湯者右則多居左者豪益怒麾僕伺郡亭擊居左者烈

婦時就解既已怖甚至是泣曰湯橫如此吾不終爲施婦矣萬一暴篡之如之何其姑聞其言不省夜同祖母寢逮曙忽失烈婦所時四月晦日雨後跡之則遺一履在青魚塘傍既明出其屍以告太守太守方坐廳事聞之仰而嘆曰有是哉賢乎得死所矣趣駕親驗則自領巾而祖而襦而縑袜連紉不解太守與觀者數百人皆掩泣既而謀所以停棺者近塘有張雎陽祠衆欲殯于祠而祝不可請卜之神卜襲吉祝猶難之衆曰然則惟祝卜之耳俗卜剖筭以取向背其象衿佩神則縱祝擲之筭縱於是衆聞然翕擁而入

萬歷二十七年郡太守張君德明請于督學御史陳君子貞操江都御史耿君定力旌之建烈女祠未幾督學御史熊君廷弼者翰林門下士也其按宣城則盡反前事毀祠祓諸生之左施徐者而籍之入凡六易籍（漢制籍令即今之竹板也當籍者籍臀每籍五數爲一）死者既而督學御史賈君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死者既而督學御史賈君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烈死者題以官而給廩餼于諸生之未死者使得按年貢其按年自被害日始崇禎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聞于廷復祠名不泯香名祠在迎春巷東至康熙二十年侍讀施君閏章屬某爲記記曰予至宣城

宣城人多能言烈婦事者云烈婦名領姑其父子仁與諸生施大德者同里閈相愛不能已遂爲婚姻湯故名閥然施徐亦不相下時徐尚有司冤君名元太者鄉后當烈婦之死盛暑棺如直而蠅不敢近衆奇之爭之者塞其香路傍如丘山司冤君亦冤大布受事祠下時以爲榮然且湯徐之爭其勢力不敵如此祠此者可鑒矣重爲詞曰

惟此祠以烈名豈與勢爭毀成祠再成名不毀祠此者以世世

勑建古越鄉祠碑記

古難于出鄉非謂五土異宜遷于地而弗能良也夫既各君其國則百里內外亦遂有分疆別族之思況傳餐委積建亭築館皆君國者事而下此無有今則天下一家溝涂四達民之梯航而至止者所在輻輳然而上無贈勞下罕養給即至往來揭櫝猶且盱盱倀倀徘徊乎中衢其能振顛踣而收暴棄鮮矣予居京師竊怪諸州入仕皆設會館爲棲沐之地獨吾鄉闕然弗思倡興之而未有便也人有從大梁來者告予以沛渠之陰鄉祠落成將書事于石而謁予以文夫大梁固畿輔以南一都會也鄉人之萃斯土者京

朔而外以此爲最其爲之鳩度而周居之亦固其所
碩誰則載事而浸至于是前此姚江王君爲中州觀
察記室其同邑余君曾挾長桑術以懸壺市門而溘
焉長逝其婦寡且貧復無嗣也然而矢志不可二王
君憐之爲之立募薄募于吾鄉之宦是邦者約得若
干金將以設官舍置園田而并以處于婷婺之以鞠
而以居者也乃垂成而婺辭之以爲衆惠多寵非婺
所受稠房襍閣婺不以息王君嘉其志分婺別居使
自食其力而以所既募之金自捐若干悉置爲鄉祠
義田且旁及瘞貍之地嵌簿而稽自別爲大尹以及
丞簿尉幕無不列其名而紀其數即他省宦此與夫
聾聋遠服之操羸者皆合細成鉅各有記載遂于東
城外割畝頃之半而中廬之曠可捲牖而于城中濟
瀆廟街購宅之有廳事者凡三楹祠鄉神其中然後
增屏門置廊房可以居鄉人之至止者夫以王君之
好義厚于鄉人而樂于成善而婷婺之矢志者復能
堅持苦節不受寵恤以迫成其事皆可感也遂因鄉
人請而記之如此王君名安大字復古餘姚人余君

曼殊回生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頤僵噤不內
藥眼鼻血迸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
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工在孫黃門家盍診
之既診曰是氣魘也肝衡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
之涎與血而塡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接聚不上闢
五藏八會皆結轄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
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
無子擇取曼殊爲小妻及予室南至以屋窄徙居曼
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
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
下婦辮髮曉譬甚至曼殊謝之泣公亦泣既而公乃
推按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
曼殊歸詘兩膝踣地何勿遣予慰之既而予戚媼有
居京者假予言遣之不信重强之且曰汝之去就何
足關而堅拗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予
意號咷曰命至此耶攖身而擲之其姆持救之不得
躑躅氣絶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
如此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負吾術矣乃治匜鉢理錡
鬲瀹木燖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刷眉間絞柔皮
醮末探鼻竅中焚石炭于盎澆以醯用巾覆首接盎

泌使臭沸而騰入于鼻刻不爲動而遲久而眉小皺
又既而齁噓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撟錐齒間
研丸子嚥之不內再嚥之且掃雞翎之翹者探嗾間
忽涎湧如泄乃漱藥注之涎盡然血尚未下當是時
病者舉手坼目稍開動而日已逾午葛先生飢乃就
鄰人買不托食之于是和齊市衆香褓煖令嚥時曰
已墜地曰吾去但煮渣食當能言頃貯茗汁和他丸
待之問鄰廟鐘聲若有啼噓在床者急取火視大哭
已而服膺果能言初曼然善病嘗夢奶奶喚之去
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不

曰吾憐汝飲汝葛婆水一甌而醒葛婆者疑葛姥之
訛也然而先生果葛姥方言下朝時下前門武安王
祠其下祠有碧玉生來字碧玉者小妻也生來生之
也又曰正是人間第一流則在武安已乎先生爲仙
矣嘗讀倉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今之生今無
是矣葛先生非耶先生名汝寅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舊評曰較倉公傳有倫叙兩事不覺界劃六么抑序中忉忉有散序方見名手

萊陽姜忠肅祠堂碑記

蕭山毛奇齡　又名甡　字春庄　稿

瞿文洲　星河　瞿鷺洲　較

萊陽兩姜公既已建祠于虎丘其明年學者將推所自出立兩公之爻忠肅公主于祠之旁會商丘宋君開藩來吳元旦謁祠下謂祠隘諮祀不敬乃重爲擴搆別搆一祠于兩公祠右相望百餘步顏之曰忠肅公祠從學者請也先是兩公之祀中丞湯君實主

之以爲貞毅廷諍得罪戍宣州乃甫出都而國亡宣州亂未達也不得已退居吳中黨人難發亡命于句章章安之間歸而謀其兄奉母來吳因之授生徒講學學者思之爰而祀其地宜也若忠肅者見危授命然故衆人也足不出城市生平未嘗來吳車轍不及于鷄陂鶴市之間然且前朝郤典既賜祠祀而乃復畿祖于此吾亦疑之間嘗緬想當日貞毅下詔獄瀕死旦夕而忠肅以城亡不訃闔門殉難者二十餘人方是時臺省交章請釋貞毅歸奔喪而貞文上書乞以身代獄使兄得東歸一拾骸骨而朝廷未之許也其後貞毅以戍分無還理而貞文即復以故鄉難居奉母東西馳夫生死之際人所難堪況一門罹難以瘡痍莽城之身簣囷就道而家之血肉漫漶潰草涂地者且不能歸一省視猶且國亡君喪不得效季生反命之哭埋骨戍所推其情豈不欲丘首哉自詔獄聞計以迄于死豈不念父哉即貞文豈不欲偕兄歸哉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不可以歸者或可以來不得已而不能以一見父者父或可以使之一見則夫崇祀于此夫亦曰神明在汝懷悅者將在是矣生相離死仍可相聚矣故曰忠肅

之祀凡所以慰孝思也祠忠肅猶之祠兩公也且夫至德亦難繼矣人第知兩公大節皦皦在人而不知忠肅實有以啓之忠孝廉節萃于一門非作之在前何以嬗後兄忠烈之氣克塞天地下之爲河嶽而上之爲日與星凡有血氣皆得而瞻之事之夫忠肅豈莱之人哉祀于莱祀于吳雖祀于天下可也若夫學人之意則將以祀子淵者祀顏無繇祀貴推本夫豈無義哉祠三楹中祀忠肅而以其胤祀葉庵和尚葉庵和尚者前朝行人熊開元也行人與貞毅同入諫同戍而無子附于此曰貞烈之友也亦慰之也後有諫草樓則正貞毅所依戀者榜有房曰思敬貞毅之仲子曰此吾齋居也過廟思敬祀固有之且吾政一曰忘敬亭山哉

敬亭山在宣州貞毅葬于此

康熙二十四年祠成越三年貞毅之仲子疏所載事而屬奇齡爲之記記曰公諱瀛里謚忠肅萊陽人以崇禎十六年王師破城死是年登萊巡撫曾化龍疏于朝贈光祿寺卿賜祭葬賜祠兩姜公者公之子一禮科給事中埰一行人垓也公有三子幼者從公死長者被剳後亦死乃爲祠曰

維四嶽實封齊族世衍大于萊公之生以嶽基亦曰

宿當張箕砥忠肴傳禮詩有經教無羸遺仲子廉作諫司碎首血塗龍墀以爲蕙將死之弟大行觸蛔蚓名已列奸黨碑天地裂梁棟頹公秉節值數奇城旣破樊不支口銜鄧胸刃剚家耆死二十餘爲鬼雄眞人師司諫戍宣州治搶厚土扳長離徒招魂將焉歸差有弟在側同授學東武陲身羣戍魂祀斯椎所自爲公祠以教孝弟立義瞻仰間深人思陳修肴薦明粢風此世垂後來

重建碧山禪院并捌置食田碑記

姚城西北陬有點碧山修嶼碧色鬱之如點因名點碧相傳晉龍驤武士逐孫恩至此點兵山下因以名山碧之爲兵俗傳之訛也予族居姚者綿亘十里而散其甿火于諸村之間合名之曰十里毛村點碧其一也曩時族人有託蹟釋氏改號石愚造庵于山間名碧山庵以爲村人祝福游憩之地而址偏宇隘道廩不給時興時圮泉州慈勝師曾以募緣從平陽來族叔經一大功等共十二人迎師山間爲修復計而師力承之越三年拓地恢宇繚垣結閣爲堂爲房爲厨爲坎且爲鏤佛而止客建幢設鼓一切具足舊有食田八畝自耕自穫今續置四十畝而贏雖旃檀化

玉不可瞽。忘然師力亦瘁矣。儒者闢佛謂不蓋而處不耕而食不力而娛游以嬉師自誅茅辟土以及塼埴鈂鏝而外皆任其手足胼趼胝坼卽致所助田卽亦必水火鉏刈以自爲作息然且發願利濟將以食夫遠方之至止者而村人士女並得以歲時伏臘相傘焉以遊于其地其以視夫漫居而衘食以自安于娛嬉者何似已因爲記記曰一點微碧万丈精藍彌天可致量地自安師王化導旋開泜洹獅音可誦鳥穉以餐慰予焚魚未歸碧山綑想屹嵲宛然躋攀黃雲數頃青螺一彎高風克繼

千秋難刊

重修得勝壩天妃宮碑記

古以得勝厭北字京之門（京師北門名得勝門）北關之壩皆是也特京門迤北直抵塞垣故舟車絶少而此則臨安以北通潞以南水陸並發然且水倍于陸相傳明洪武間祠水神于壩以爲官舫估舶藏賽之所意甚善也乃未幾而稍圮矣成化辛丑鎮守浙江司設監太監張君實始捐貲恢拓高其殿櫺而擴其垣廡使當日之捧觴獻豆灌薦牲揭者坦然可效駿奔于其側然稱顙神立俄接簿勒石令列朝鎮巡以下凡仕其

地皆得補苴焉以傳于勿替而後且陵夷而莫之顧也久捍患之祀急于祀功今天下河防爲邕耗內府金錢不減噸昔至官輒往來若漲者日蹴波蹈坎出入湏洞以濱于不測此非神保不爲功況商船峨峨其爲越三江而跨九河未有量也曩時經理之費仰之在官故順而易就今大吏小僚幸皆躬厲廉潔朝不謀夕而蹶躍好事曾無多金如中官者以爲之領袖則苟且補苴非合并羣力曷其有濟因具疏設募各爲小效使微塵秒末積爲銖兩是修是葺以稱還故觀不可渭非衆擎之有堲也

若夫神名天妃舊傳泰時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頊山玉女于岱山之巔至今祀之所以地祇主陰故妃之而以所司河海爲職土之雄逮宋元祐中俗稱莆田女子奘玄與而爲水神此則後人所附會者康熙甲子同官汪君曾爲刖立使封琉球中山馳波傾檣幾于不免乃禱天妃再而舟竟以渡其神如此因于其饗祀而續爲之歌歌曰

翠羽帔兮雞翹鴛靈虯兮渡洪湖青山作幛兮碧烟爲旃神之來兮雲旗飄吹簫兮擊鼓南塘風來兮北湖雨明粢在豆兮殺在俎靈巫酌酒兮醉代神語觴

艫分相催官艚旣濟分商船後來沙蟲遠避分黿鼉
廻頁檣鄣檝分鳴鉦以隨浪不使溯洁分風不使喧
與厥猱不嘆分人不留神降嘏分福孔偕

修復平山堂記

平山堂踞維揚之勝岡巒竹木蔭映四野相傳六一
守揚時公事之暇幸賓朋讌集歌詠其內是以邊巡
數世皆歷歷可紀而其後不能繼也夫天下興廢多
矣考之六一去揚其距建堂時相去未遠然當婺川
劉公來而六一送之其縱終故蹟屈指年歲纔纔于
所爲庭前手植而叮嚀浩嘆一若彈指之頃早有古
今盛衰之感生乎其間暨東坡再來三過平山乃復
徘徊憑吊託諸夢寐猶後此者也蓋物盛則衰隨事
興而廢運理所固然而第當循環遞至則湮廢已久
將必有人焉爲之興復而方其極盛亦遂有起而持
其後者乃堂介浮屠左右蔽虧始未嘗不相爲倚恃
而其後堂旣毀而浮屠獨存然且故址昭然遲久未
復于嘗過其地而悲之今太守金君自汝南來選重
守是邦計之有宋慶歷間相去甚遠且治揚甫匝歲
卽復遷江南副使倉卒引去又其時適當六師張
皇禁旅四出之際揚之疲于奔命往來芻秣者日不

暇給乃登臨感慨毅然修復于所謂平山堂者是豈僅爲是游觀地哉蓋亦有感于前人之所爲而興而廢廢而復興汲汲以成之惟恐後也予鄉蘭亭自永和修禊傳之迄今數千年間廢日多而興日少當君守汝時汝無名蹟然猶考淮西舊碑勒段韓兩文丁碑之陰陽而覆之以亭蓋古今賢哲風流相映非偶然者耶堂成命酒賓朋歌詠已非一日而予以訪舊之餘續游其地不耕月間一若賓至去留後先頓異者昔人所爲登斯堂而重有感也堂以某年某月成越一年乃始飲于堂而屬予爲記

葛山石幢勒石記

清化廣利僧買葛氏之山與田而壟親其中復畫其廣地盡捐之爲僧俗義塲而以甃以甓以甕道其坎而覆以石名爲石幢考之儒者之惡佛動謂佛氏無父母不可訓閒嘗窺佛藏怪目犍連以慈室之長穿地求母而經載四恩其所矢報者首惟父母其次第在傳法師長與國王施主之上是佛未嘗遺父以爲教也今僧以暴親之故買山負土以妨承凶事畫棘掩蓋凡期年而葬以成可不謂孝焉乃掩骼埋胔政重儒者以古王不作往往置義塲爲補救之術而

僧復自親親而推之以及于衆捐其地以遷大無王之骸之委于道者此利濟之心倘亦親親及物之意與佛氏以比丘爲乞士乞慧養性乞食養身一身之內無所不乞而今以石幢工煩益復乞錢以成之則是孝于親澤於衆復不憚以身之所乞者兼爲人乞而欲以高語孝躬容言博濟之徒利人之所乞而以乞爲奪不得也地在天樂鄉四十二都所謂葛氏山者迪山禮與四共若干畝值其若干兩康熙年月僧交值蓋母自母墓外皆義塚僧名德揚字宗標廣利寺住持也後九繼此者視此石

通玄觀崔府君祠禱嗣記

丁禮部以六十七歲舉一子其前一年亦既舉子矣而未育也泣曰吾已六十六年矣今而後能再舉哉夜夢舉轎行由巷而門拾級登覲神于中庭而列炬焉詢之曰崔府君祠也拜且起見槃舉一兒置神按間私念此兒儻抱與誰則受之頃之有盛服而拜于下者小妻也喜而醒以問左右左右曰有之此間崔家巷有崔府君祠當是也及至巷不是入其門不是登其庭不是再拜而出居無何以他事至通玄觀觀傍有神祠則崔府君也自入巷

至觀日市接而心記之而由觀而門而庭而神則歷歷皆昔所見者即按舉一槃尚坐一兒子槃間遂禱之而歸而婦有身及彌月而生一兒所謂六十七歲舉一子是也乃寻市歸沐亦六十六年矣其前一年生一女而育之年老難再舉禮部曰崔府君神可禱也因告以夢且曰府君以五子曰禱之當應雖然宜有以酬之予曰吾將爲文記此事以代酬可乎曰可因禱之而彌月而亦舉一子恍神授者予思古祈子嗣原有釋老降生宣尼抱送之說頡三代所祀動稱高祖予不知高祖爲何如神而嗣此或祠子母唐皇甫觀察祠九子魔母爲生一男是也或祠如嫗齊張敬兒拜三公爲妾祈子子新林廟婦是也厚與嫗職孕則祠之宜府君何如神而所司在是按府君諱玉彭城人唐磁州刺史也少曾舉孝廉爲淇縣令能捍水災以生有異政死而爲神相傳安史之滅神實祐之故在唐世已早有護國威靈之封祠之河濱暨宋高南遷禱宿祠下而神助以馬俗所稱泥馬渡康王者是也故宋祠府君一建顯應神觀在西湖傍一建白馬廟于吳山之麓以爲白馬顯應當兩祠之名勝之地以答之杭之有府君祠實自此始若夫崔府君

巷則展轉分祠雖至以巷名而非其舊也然而禱嗣何也考通玄觀志府君之父諱讓者五十無子禱嗣于北嶽夢上帝賜之雙玉因名府君玉而字以子玉實隋開皇三年六月六日事也（神以是日生）暨南渡祠此則高宗張后夢府君饋羊而孝宗以丁未年生因以府君爲刻劄祈子之神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建元嗣統復封奕聖廣佑王敕遍祠天下視之五嶽暨明代錢唐少宰李公亦五十無子禱子府君夢賜之恭因生子名基乃厚德府君而別祠之今通玄之祠是也祠近白馬廟而觀地高敞可饗神少宰李君白之杭太守滁州孫君太守孫君又白之參政蔡君乃于嘉靖壬子備祠三楹于觀之東偏而大鴻臚錢唐張君亦以禱嗣故親刻神像而供于其中然則禱嗣而應固神所從來而禮部所云禱以壬子則以壬子所禱祠而不于他祠于通玄者則又以通玄之祠爲禱嗣設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府君之有神豈獨禮部矣自宋明迄今凡禱祀者無不應康熙庚午五月日

重修臥龍山越望亭記

越望亭在龍山之岑相傳前守湯君曾于明嘉靖間

修復此亭因名越望歷八十餘年暨崇禎之末海風
颶然遂發毀而僅以頹迄于今又三十年矣山陽何
公于守越之明年登山四觀隱見瓴甓于叢棘間遂
從井儀右拾級而上得識亭故址重思修復而郡值
多事四鄰之露鶴而震境者日再三告且山澤道萑
苻飢荊思因緣伏莽方陰爲解散而民力未困恐典
作滋擾擾逡巡又久兵之往來而鴟義者救之民之
無告者慰之乃割俸經始予來之衆不事鼛鼓合工
而程材遣仍舊貫築基于垣間而補其薔楮柱牙角
累重欄而翼之亭成乃集僚屬飲之酒酒半言曰而

亦知夫修亭之意乎昔越臣范伯以生聚教訓撫國
都而建樓鏡見顏曰飛翼彼固有所用耳然而漢唐
以後元明以前其爲因革亦既非一而時毀時復彼
豈真飾游娛恣眺聽哉夫仰觀雲物俯察土方意固
有之而非其實也間嘗于聽事之暇一登其亭慨然
興居高臨下之思焉況山川風物終古猶在而官居
若寄欲以一時之跡可以縮往昔而待來茲此昔者
羊公所由登峴山而泫然悲乎且吾聞種山居中其
上應南斗而下臨井垣凡閭閻之廣闤闠之曠皆一
攬可盡今試遠觀四郊近視五達其或臺城宮室烟

火相接鷄狗鳴吠並徹于遠邇則熙熙攘攘望之色
喜而有其愁嘆之聲聞于上顛連之色見于下則憑
欄慨然百端感生是亦有官者之所當爲考鑒者也
若夫亭之爲名以代更易昔有稱飛翼爲望海者矣
唐時觀察率賦詩是亭皆名望海而入宋而更名五
桂則或以植桂得名而其既亭廢而桂亦亡于是有
建樓而仍稱飛翼者矣嘉定之汪綱是也有建亭而
仍稱望海者矣嘉祐之初紹是也前守典廢經歷凡
幾而後乃越望以傳蓋是亭爲一郡所望而守是邦
者即于焉望越是毋論望之而或得或失如前所云
而即以湯君觀之彼治行相傳其有造于越爲何如
者而登其亭而思其名是亦景行之一端也衆曰善
請書之石是爲記

嚴禁開燔郡南諸山碑記

古建邦立社必審察地道以爲經營卜食之本如宅
洛者瞻伊闕都渭者料太乙兆吾越爲計倪范蠡所
相度者其陰陽向背必重爲而信明矣相傳郡治爲
勾踐建國之所其地祖騖皐宗朱輦乃由陳伽嶺穿
茅陽殷假諸山而蜿蜒盤渡分條舒幹踵爲斯治其
間羽飛介伏迴翔偃護有似真龍故以臥龍名其山

載之誌書凡府廳縣署城隍祠廟以逮薦紳之第宅
士民之居廬實憑且賴以庇焉越中宦蹟邦賢較勝他
郡非無故也明季崇禎間居民無鬲者開鑿陳俯濱
山燔其石而燼收之以灰以堊民多疾傷郡守王君
與推官陳君立爲禁絶復恐山藉奸民者利再鑿隨
將籍之蘭亭自十二號始至二十六止凡若干號捐
帑佔贖追由在官以杜姦慝其先事豫防可謂密矣
至鼎革之初舊禁稍弛往往開燔而一時道府廳縣相繼解綬主寇之延蔓而伏
莽者頓起剽殺村市爲虛其徵咎之不爽如此乃奸
民乘機鑿鑿于前而土豪之射利者遂大開于後燎
原不揜幾至燬室按本朝申禁一在順治十一年
爾時益偶開鑿而當事覺遽行救止一在康熙十
年爾時以公作所需致薦紳士民同起請命不數月
間旋已報罷今則盤踞焰烈不由公作夫竊據官山
爲已利益也椎埋剽攻發藏毀道隧大慝也今以
大益爲大慝而其所爲民賊者又非止一家一室之
爲禍乃猶相視施施不加藏劘夫鈹木之榦而欲延
其莢劘人之項而欲其負府藏以生無是理也況
益官擅利比之鑄山其爲官刑方大耶

文學某等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其事白之邑邑白之府府白之道使君道使君命勒石永禁垂久遠且以告後之守此土者石凡二十一植府治一植盛塘之上埠邑令高君郡太守何君道使許君皆有名氏勒禁末

張水部雷琴記

琴者樂器之一也特琴德甚尊其器不盡列于樂官故自三絃至九絃大樂雖備而簡延捌一絃之琴京房製十三絃琴以定七均則但藏內府而考擊之數不及焉幼時謁明代諸王于杭州見潞王北徙出匭其表琴爛然有若雷錦潞

王泣指曰是雷琴故宮人以雷文刺表面惜當時之未及啓視之也水部張君得琴燕市中其上帨下準顧頷長頸悉中古法池有宣和印當疑爲汴京故物及廖收水器始穪琴工爲析其肌理而窺其中則鏤款于臟曰大唐雷氏製而其下即附以宣和養正之記然後知水部所得實唐時雷琴而宣和之印則收藏家所爲歛也其神物顯晦亦各有數顧非其人勿歸水部古情則古器歸之風雲之從螭抑又何怪獨是雷氏爲琴時意琴材于蜀山松雲之中經營心苦而後斲之以成器而傳之宜和五六百年間其中什

龔珍重不知何等乃或存或廢迄予今又五六百年一爲天子之所不能私諸王之所不能保者而一爲水部有之此其遇合豈細故與古以琴倚歌如絃鞉然虞書所謂搏拊琴瑟以詠是也雖學士操縵不用唱嘆然皆自爲歌如舜歌南風仲尼歌龜山猗蘭皆無若近代尊師端坐揮手但以有聲無字爲絶調者水部焉琴詩已遍人間浸假取其詩而播之琴一人長歌一人揮絃並如絃鞉之倚曲而有聲有詞彼此相應則斯琴有神焉知不能發古音如堂上器者則雖謂雷氏琴即樂官琴亦可也琴者樂器也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陳元龍廣陵 吊天翩扶上 較

碑記八

兩浙布政使司政事堂歌詠勒石記

政事堂者布政使司堂也其使用宰相之副爲之謂之使相（俗稱方伯連師非是）前代無其官明初設中書行省而以參知政事領其職即元時所稱中書參知政事行省者（晉唐以中書監令爲宰相而以參知政事同平章事副之明洪武初設中書行省出參知政事）爲大使至九年始改布政使司布政使故名路曰省名堂曰紫薇而名

其官曰參知政事即後改布政而其名省名堂名參政如故焉（今司官仍有參政名下大使一等）

以爲親民之官當久于其職使上下淪浹然後覘積勤以資不次不宜朝遷輔擢等之傳令故刺史以上別無他使致有進刺史而爲三公者自階唐以降封輅四出凡兼訪轉運諸使皆得加大府之上而其後提刑觀察比于外鎮及元設行省明改布政而使官之尊極矣故自大府至行省猶之刺史之進三公而其階近其陞綴其受事反不得久而獨于吾浙有不然者上都馬公從尚書郎來使權杭州至一麾而復

守其地會天子南巡旌其才使提刑全浙分外鎮赤幢曲蓋以宣布使指復未幾而進浙行省析圭擁節爲外臺長有似乎刺史之進三公者乃仍歷諸使以登于副相其階近其陞綴其受事仍未爲久而乃躐大府以臻大臬不爲不亟不徑數年之間而由分部以進乎全轄不爲不速自使權行轅尊至斯土歷方州大臣而尚不離乎其地不爲不久是豈天之巧于愛公而位彌紓陞彌迅與是豈皇上之曲于衛民而名爲遷移實久于撫治與是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此方之民別與我公有寃漢之私而由父而祖戮帠
幬而長子孫一似藩鎮之分封其地而君斯國子斯
民與夫名郡之主進爲都君其間親民惠物不一其
事即閒爲提刑皦然清白坐赤棘于五都之會其爲
安族而悅衆者亦復何限而皆于我公得之如是而
欲禁民之愛戴而歌咏焉不得也夫大府有政政可
歌也大泉亦有政政可歌也今歸然敷政婉于開府
其內驕執政而外掌儀同特蹕步閒耳乃四民歌之
百城歌之諸州萬戶俱歌之凡飭綱陳紀舉善紳惡
敷言輯瑞賓興論秀水旱災荒關粢欲市租調版籍
陂塘亭障觀風造士延師正樂質疑平價育嬰保赤
邦請拒餽拖骼埋胔種種也書曰爾有成績紀于太
常垂乎太常之紀績從此始矣是爲記康熙辛未十
月日

趙使君補山閣勒石有記

管亭趙使君以良工千石守松江遷里築閣于宅之
西偏方落成時其湘潭門人陳君鵬年登而樂之因
拾宋人又補寺山入座來之句顏曰補山紀所見也
夫以管亭所居在山水之間柯亭當其前厓洛環其
左未有閣時山未嘗少減及建閣而山不加多而乃

曰補之蕭山毛生曰凡所爲補所以補使君之不逮者也夫使君非不足于山與水也弱冠郎秉翰杖策由門值東甌用兵賢王入粤之際摩盾戈馬間遂以試仕啓東南之治歷遷潭州司馬則又當滇南初定車徒轉餉不絕于路予嘗謂管亭賦才官靈均頌橘之鄉而迫于公事逮之官而後有詞正謂是也及守吳淞會國家嚴吏治方州大臣率餐疏衣倣寅作而西息程文簿以鉤石其間勒德細惡親農升俊讀法于里門而平爭于聽事日不暇給是其生平所自歉者祇此捏頰觀山之興而今後而得補之是閣中之所見猶是而使君之所見者有獨加也夫時有不足端賴于補人亦自慰其生平所不足而有待于補救者亦復何限而使君所補惟是可以思矣康熙壬申予與同館查君慶常前後登閣慶帝曰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使君今日之事也然詩又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則又後此者所當勉也予曰善遂用其言以爲記且乞慶常書之石以示後之登斯閣者

笑隱庵碑記

笑隱庵者笑和尚所隱庵也其址在杭州清波門外

舊名法喜院而中丁毀廢大善陳氏購復之以開住
者爲照禪笑魯和尙而從平陽來會靈巖翼庵將
康熙二十二年奕是和尙笑近于喜因以笑隱名其庵
退院而以奕公曾落染此庵遂合檀越及僧衆序請
願爲奕公量劵地而奕公應之今十法臘矣吾聞釋
氏以退晦爲名雖持燭破暗而未嘗自炫卽或勤于
精進而究之無所于先者此者所云隱也幾有釋氏
而猶未隱者而未可概也人有絕人世而仍不得稱
爲處士者矣生平挾持原無可特爲世用卽不見物
物亦安用爲見之此如田夫市傭其爲和尙而箕坐

者傲物也與哉禮不足耳惟我圓自有繫爺之其而
以爲無益卵化謂何而去之夫然後可埤堄曰安用
是拘拘者爲今天下沙門千百槁項黃馘其東投西
驀何關出處惟夫禪法之雄爲龍爲象旣已披僧伽
黎衣高踞人世將出其所學樹之大寶幢以告四遠
而仍然詣處如面壁然此可謂隱矣公少通儒書一
出而參諸方卽付以大鑒之法年未及子淵而早聞
大道宜乎高坐名山岸然揮麈以進退夫三皈之衆
而乃退居一室詠歌以自娛吾嘗讀其詩觀其所爲
書而深慕乎公之才與公之道之廣也夫可以用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不用斯之謂才可以不及而無所不及斯之謂道之廣可以不處于此而猶處于此斯之謂隱公非其人乎若夫笑者舊所名而今復仍之曰吾以知靈山之笑之別有在也公笑曰記之遂爲記

兩浙公建育嬰堂碑記

王者有慈少之文而順時行惠則春育幼稚與秋養衰老往往並布之則瑩月令之間此後世漏澤之制所由養無告而先以孤也顧襄峙育孤大抵在保抱以後如孟子所云幼而無父者而至于胎娩之餘前離苞絡則前此並未及焉白

鼎華以來京師丁兵燹之後道多遺嬰益都相公曾啓之章皇帝前開育嬰堂于崇文門外幾南數百里車擔負口哺手綳者日踵踵至及益都致政還里而宛平相公復繼之其式遂遍于天下吾浙育嬰舊堂在吳山之麓地偏而棟陋所輸貲粮皆不足以給日用乳婦各散處無所稽攝巡撫張公顧而愍之于公家之暇往往咨及而布政使馬公遂力任其事會方城五達有皇華舊驛木駐使節而鞠爲茂草久矣乃址而堵之闢堂三楹而列甲乙舍于其傍分垣別廡設牀而鋪墊冬鑪夏爨料particular乳婦于舍間有夫者共棲

之使之忘內顧之憂凡竹車絮藉所以供兒之坐臥者無勿周具且延醫師之良者以護其疾其于保字之用心可謂極矣然又恐進久不繼買田數百畝爲儲峙需而立首事鄉官月稽而日核之嘗讀周書康誥以武王之聖康叔之賢冶妹邦之地之大而嘗時分封伊始諄諄告誡者曰如保赤子夫民猶嬰也寒煖燥濕饑渴勞佚口所不能言心所不能達而爲之上者以已意而宣之達之于所好而去所惡有如嬰然則是令帝王保大之心而後可以養一嬰極都伯重臣上下經營之全力而後可以保一赤推之萬

姓何異矣康熙壬申之三月甫載事而五月工竣嘗事者請爲文以布之石使他日繼此者有所視因爲之記某日某記

兩浙布政使司布政使遷江西巡撫都察院政蹟碑記

今天子御極之三十一年上郡熊公由兩浙使相進秩大中丞開府西江爲外臺垣翰之長建牙樹纛設旂鼓飾鉞一時士大夫咸拱手爲天子稱得人慶而下民哀號謂奪我公去扳車卧轍不得已乃歷數公政蹟凡若干條琢石雕朱于行省

之情也考之三代封建設官不同而郡縣相仍大率以兩漢官制遞爲沿革漢法最尊者莫如宰相執法暨郡國相守故凡有大舉則必以丞相御史刻候中二千石爲之領袖今之大府即二千石也上而布政使司布政使即丞相之副後所稱參知政事者也又上而巡撫都御史則御史大夫也漢以丞相御史隸之京朝而歷代重使臣則往往以京朝大僚出之爲垣翰之長故使至執法則使者觀察而行省而御史中丞以一身備諸使而且得久于其地其獲上之專與得民之深如此第民心惟一之門御災流潦一如幸開府者誠曠世事也夫善政在得民得民在獲上夫人而知之矣然而二者嘗不能兼京朝左右日親其在專城制閫去君門萬里即親近幃幄而澤不下逮語耳獨我公由一郡使權早合輿論至皇上南巡駐蹕茲土親見公趨事勤敏所向無稽業而民之愛戴者衢巷歌呼無不曰我公賢我公賢以故公凡三進秩皆不出茲土以慰民望而終遷峻省重之都府以彰我懋簡從來方州大臣未有得君得民若我公者然則遷之者恩而思之者則民

而其類有四其在官屬卽士類也凡系流宣化整綱肅紀與夫修法明計杜貪絕詩諸條此所謂勵官常以儆師士者至于士則講讀考課而外爰有監鄉闈建義學諸條而農長諸民諸如舉孝獎廉粥孤養老恤荒捍患調爭減役以及耗羨之除常平之置皆是也若夫工作則凡釐濬平閘築隄濬畎與夫行戶所必裁承應所必捐牙埠所必格輕減子錢均平物價比比而是因件其實蹟疏爲若干而但存其目于左以俾後之蒞此者有所取法且曰此民志也若夫公之德則槩以政見且有非斯石所能記者

皇華使館壁　御書記

康熙三十五年

皇帝遣刑部員外臣宋駿業手拜

御書將至紹興山陰之蘭亭車過杭州在籍兵部左侍郎臣楊雍建詹事府少詹事臣郎遠平國子監祭酒臣汪霧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翰林院編修臣凌紹雯中書科中書臣顧之瑤等詣皇華之館叩頭問

皇帝起居畢跪復請曰

御書壁仰駿業不可曰此非臣等所敢擅也

皇上未嘗有旨令汝等觀也且亦未嘗以書法教天

下臣也

皇上以爲自昔巡幸皆有祀古帝王賢臣之典載在史冊故漢帝祠黃帝橋山祭魏信陵君封樂毅後而東漢建初且有祠本朝臣桓譚冢者朕觀河南巡東祀神禹而獨不得一訪問先代賢臣之在其地者朕深憾焉因于萬幾之暇曾憶晉臣蘭亭舊蹟在禹井東西泂沫不彰遂手書蘭亭記一遍將以張諸石而補祠其地汝等誤以爲

皇上文武神聖乃區區與右軍將軍較書法乎 臣雍建等俱伏地曰何敢然何敢然

聖人御世動無過舉在國家行之爲典禮而在臣民見之即爲法式此如天然在蒼蒼祇以自衍其陰陽之功而在天下人即仰之爲金輪爲玉波爲霽翹華蓋不可名狀今有景星慶雲出于天而薄海內外不爭先頫瞰者乎有醴泉生于山甘露降于林而鄉城老幼不扶杖襁負願少須臾毋宛以冀得一見者乎今

皇上加惠東浙

龍文遠頒 臣等身居浙西方私相慫恿以爲獨後而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諄記書學之事而漢志有云周官八歲入學保氏卽
教以六書是書之爲重于天下久矣今
皇上書法前掩千古後掩萬年雖神禹手書峋嵎武
王親銘几杖皆莫之及自宜頒其書于天下使後世
臣民永爲法式今日之瞻則百代規摩所自始也衆
皆曰然遂以 臣 奇齡原職吏氏當備載其事以俟
採擇因略敘始末而記之如右 臣 奇齡稽首頓首謹
記

趙開府六事圖記

兩浙巡撫中丞趙公開府杭州予與同鄉官出餞之

天仰
聖尚闕抑不前恐亦皇華所未忍也 駿業乃仰而告
俯而祝曰惟
皇上惠之敎敬几行叩頭禮畢甫展軸而天氣清朗
日色相照耀庭前草木雞犬皆爛然有光色彷彿見
黃帝垂衣倉頡布象龍跳虎躍鸞驚鶴峙滿庭忻
踊躍歡抃觸首呼萬歲不能起 臣 伏見三古之世極
重書學故中庸曰書同文又曰非天子不考文蓋古
凡入學則天子須其書法于學官使天子胄子與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習其書是以大戴保傅篇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前哲繫八井不足其穿城水關有渠而陋公開中河十餘里西小河十里南自慶封關北達清涧尅期而工成乃築城十門觀臺高廣若干丈牆樓參差且增坏諸障隧令城中士女偕觀撫埠堄循牆而游如是者三日今所繪城端稟稟是也大東南四民生于逐末賣漿負餉者貸營錢爲餌旬日倍子母還之而風雨疾病或不幸不售縗絰斂殮死此此也公代民償責累巨萬而禁其將來至于士豪作奸者詰殺之曰吾去其害馬者而已念無可與士大夫往來請益于是借講堂論議得失以寻觀世之爲政者

朝陽門外暨予請假歸而公已移鎮江南尋且還臺遷部堂去其撫浙之政值在京不得而知也然杭之人有思公其有得于心必曰公何在耶又曰向使公在不至此以故范公貌劉公治行以廟以禡其在今已十年所宪猶有綸公六事圖屬予記者曰開河曰築土觀臺曰刑奸曰代民還營錢曰講道學曰移鎮公事不止六且移鎮非事實祇以紀

朝廷倚重并浙人留公之意然而大者具焉夫開府無細事官其地當使山增高而水增深杭昔苦壅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海今以海濱隙地建庵量芻爲衆生修覺之場則雖小葺而海以名焉前此族弟尹儔與其婦周僊雅好施濟曾築室數椽護茶歇暍有年矣今尹儔夫婦垂老無嗣遂拓之爲庵且以此爲他時樂丘使蘄茅其前培龕其後生時焚且誦而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固鐘鳴漏寂剃然猶省一大機也因族叔遐伯從弟鎮還夫婦皆有尚志則自此而推將必有踵其事而增其華者故特延禪僧高修爲之任持作開山之師而以尹儔夫婦爲之主乃爲述其事而記之如此庵坐落祖宅之南相距一里許後有田如干畝即尹

高其牙盛其伍伯日與下吏候門者罄折問訊相對移日晷而士大夫之車轍若冬雷焉民之暴亂非法者矜之以爲恩遇有大事大役即惴惴不敢任聽其脞廢曰清靜曰以不治治或百不得已任之而動輒箕斂曰設法以至重農驅惰抑奢崇儉不務識大勢而概以祛末之見任意摧制雖賢如湯斌其治吳閶不免也有如是六事而猶謂不足以砥世也乎吾記之猶思之矣

海竺庵食田碑記

海竺庵者吾族蠶修之所也從來四恩報主各稱檀

儔夫婦歸藏地也別有田如干畝爲常住食田皆尹儔周傭身施之族之人母許佔者某月日

祁夫人易服記

姜桐音先生以疾歿其配祁夫人服三年喪畢不易服先是先生易簀時其諸子環列先生指謂夫人曰以累子以故諸子無長少皆夫人教之至是諸子請易服不許家人請于祠不許少京兆定庵先生其猶子行也拜于庭爲陳大義謂非先王法且先人亦莫之行反覆論說終不許會保家門者日隆隆起而先生席卿後獨家食不出于是諸子有乞試者屬京兆君爲之請而夫人許之康熙辛酉次君貢于鄉及癸酉長君舉賢書方是時距先生之歿已一十六年矣夫人夫人怫然曰謂此區區請者邀予至其家語之夫人遂足以易我心乎而予曰不然方予之與先生交也約四十年矣始爲患難遊既而以文章爲伯仲又既而音容間絶葬葬若隔世而夫人非他巡撫襝松刻難贈太傅益忠敏公之長女也予少至東書堂時夫人從母商夫人學詩而以予通家子每出諸閨中詩屬予點定以故每讀夫人詩而爲之賞之其後與

重修臨安縣學明倫堂碑記

明倫堂者學宮之一堂也古學與廟二釋奠先聖每設主帛以行事而學宮甚廣由垣而門而堂而室房而館舍而圃林凡讀書養老興師貢士以及上功上齒序飲射皆集于其中而名之曰學自隋唐以還間立周公孔子廟于學中而元明更制遂以孔子廟爲學而別立一堂題之曰明倫無米廩無聲宗無論庭射圃二館三舍祇一圖橋一泮林亦列之廟前而堂無與焉則此一堂者固合全學所有事而存焉者也使此堂而尚任其圮則全學廢矣郁陽郭侯存齋先生倡和更名靜好集者是也今商夫人已即世東書堂已毀當時所點定詩已俱散失靜好集已殉棺去即夫人所授四子書及經義諸手售後已厭晦將抵之牀下天下亦何事不從遷變高門華屋改爲蓬茅滄海之波移而爲塊壤而祇此絲絇之縷縷而不之易且未聞易服而即可以易心者也世可易心不可易也夫人乃忻然祝服而曰可矣遂詮次其語而屬爲之記雖然離騷云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夫進不能尤退不修服君子之過也初服安在吾作易服記而重爲思之

舉鄉試第一以揀選知臨安縣事其蒞任也見聖廟
頹然而啟聖宮壞捐俸修之未竣也及集多士于明
倫堂將習講誦而堂本五楹而墮其三楹欹而墜礫
慨然傷之念邑爲西吳奧區代產偉人即今衣冠濟
濟科名相繼起而顧令本源之地荒蔑若此古不云
乎學始于不足而成于克奮苟能奮興雖經費不足
何害因敕諸生鄒偉元等使先竣啟聖宮功而徐議
堂事康熙三十八年夏六月望日侯首捐月進不足
請輸于紳士又不足則以贖鍰佐之凡陶土刻木負
繩運築一切任材効力聽擇所便不苛亦不濫乃請
練事紳士如許君胡君駱君盛君典司出入而縣尉
任君董視之越五月工成侯因會諸生于堂而謀以
文且舉鄉飲酒禮并讀法焉值侯將引疾未暇記事
又二年而諸生囑碣請爲記夫學之賴修成久矣君
陳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學記曰凡入學者七年
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向使廢墜不修毋論是堂無幾
即漢唐國學往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餘室而諸
館之門墾爲菜畦即初授廣文一職有雨淋屋塌而
不可入者況官居相嬗等之郵驛計侯之蒞治才五
年耳初元之遂本諸夙抱祇此數年間何難膚膜置

之而多方經畫以集于成然且濒行頃刻尚不忘斯舉而就許胡諸貢士而三致意焉其不令或闕如是也　聖天子崇儒右文其將稽士成以稽官成胥視此矣乃爲文曰　文缺

碑記　九

兩浙提督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試士碑記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又初晴稿
觀齡明闡文瀚克有校

國家三載一論秀而三載之內必一歲大獵取民間俊秀而填之學中故曩時科目有所稱秀才科者而填學之士即假以是名以爲俊秀者即論秀之所自始也但從來試例四民之于不露名籍貧者固無容自白而高眚厚稿亦並無可爲物色之地以故每一

試出縱令至公亦定有一二紈褲居于其間凡樹碑五達乞貴官諛文雕朱鏤素較易爲力試而頌之再試再頌之今學使顏君吾不知所鑑何等其在杭已兩試計所得士兩縣三學已不減百十有餘而乃衺舟而食藿一若漆室摒火吹纖塵而揚大泰舉高訾厚稿之于而盡郤之囊無一金逼衢大涂不能購一石乃相與羣聚而吝嗟曰猗嗟我公欲頌何從頌乎公乎能背背乎于是一人四鉼合兩人而成一錙三人十二銖合六人而成一兩計若干人得若干兩糾工琢塊將樹之明倫之堂而屬予爲文曰惟公文之足以嬗後來也予嘗考明制學使悉用監司惟兩京首善之地始以南臺長官兼董其任監司道也而臺則以院名焉今

天子以兩浙文盛改道爲院使東南一區得厠之三輔之後斯已幸矣顧院使新開初但以坊局之能者克之謂中贊以上講讀以下堪荷斯職而

皇上崇文右學惟恐弛于成裨即不足以大非常之典因故爲不測內而尚書副貳外而樞臺使相開府儀同皆一時五相擢用而獨于君則侍從臣也檢校秘書與討論國史尚將有事于草制之班記事之列

而聖眷優渥即與中臺侍郎同忝其選夫上以非常遇我即當以非常報之此時君之報主知不如士子之報君然且簡畀稠疊今茲之使學即昨歲之主文也癸酉之役君主文兩浙實爲得人因之甲戌首春即以是任當先荀之獎三載升秀與兩試課俊並舉而萃之一身是在朝所必不能已于君者而草茅在野安能以心所難已而反已之且夫士風而日下矣從來清論是非出于學校故左傳有云鄭人入學而執政善否于是乎定今則旌揚贊誦視爲故事士子進身即以此爲諛人之藉銘功紀德不可信矣有如此之慷慨踴躍吹涛而賦海北篤土而頌丘山此非諛常禪竭所可例也明倫堂者公學之堂也

兩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蔣君左遷去任碑記

王者建邦辨治設諸道以領庶吏無非爲斯民起上下之情是以卿長率屬有建行省于諸道使上初不過僭綱紀整官方升賢舉才編織戶版以統諸莞鑰之要一若居高處尊不必與民聞于婦坡瀝情愫而民率呼吸歸之況兩浙爲東南要區賢能財賦甲天下民之孳大吏如孳歲焉襄平蔣君由西江觀察開

落杭州者越五年亦已綱舉而目張官不卽于衰戶口生齒已溢于圖版三年論書者已得良士歲月舉倉庾會要而任土作貢已倍他日四方軍需及一概坑冶錢幣薪奉頒賚之典俱已權衡慶量各得其理而個以應司關移檢校稍疎之故捲簾而去民之鬧之者男廢耕耒女罷蠶績商估闔市門士子撤學損斋庾之俗祇趣脽附嫂往長吏遷官則樹碑以應故事未有拂衣以行而復爲之疏往昔戴恩惜者夫課讀百計思所以留之不得乃相率爲畫像爲偶屢爲立祀版爲謳唫哀思而終之勒石以紀其事予思盧公之言其言可信不謂之辭其辭足錄夫人而知之矣乃較君生平以行軍司馬開關東陘會天子威行海外舉淚渤而耕犁之復簡君爲長城之寄龍鱗馬齒井畫其地則自茲以往豈無天風之動簨其禾而起其木者兒前事者後事之規也民聽者天聽之本也夫以尚書僕射兼門下中書兩相之任推爲行省古所稱左右丞相開政事堂者縱有蹉跌進可爲開府儀同退之仍不失爲大小參知之職而苟其規前事以策後効卽民心以覘天意白石在前不必伸桐鄉之思下峴山之淚也吾是以應民請而

樂爲之記

長山心庵自置食田碑記

長山心庵者新建之庵也共義以新舊得名而在持者曰吾將以求吾心焉顧地近海塘前此山界于海潮汐抵山麓桑田萬頃在洪波中而今則延袤百里皆良園美蕩菱蓴之外間產竹木故傍塘而居好善者歸之乃在僧凡白嘗爲我言開山者非他予法弟慧彰師也彰與白皆長山人且同師落染而彰長于白徒以桑門次第先入爲兄故白弟視彰而實則開山大事皆彰主而白輔之乃彰本氏富白本氏金彰

俗猶子有兄弟三人實拚得分地以爲庵基因于康熙甲寅冬十一月彰與白同泝此庵閱今二十有四年而彰已逝矣特庵有食產皆兩人自置不佈施不經識各攄其力積鉢粒而買買之播植藝穫量所入以給僧衆終歲之用皆于兩族無與焉夫捐金布地不還所捐募錢以造像不復顧蓮片以作錢用況釋已拚姓一切身受非本姓所有豈有給孤餘地自耕自食而人猶得以覬覦之者夫茫茫滄海已爲桑田而欲其遽就劫灰不得也夫心庵者心不可壞也凡白名某自置沙田如干畝沙地如干畝後有再置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列此末

重修蕭山縣儒學文廟碑記

漢制諸侯王相及郡縣長吏之官必先赴廟謁而後從政至隋唐定例往往以春秋二仲釋奠責之州縣而惟宋及明則又增之以朔望行香之禮是廟學之設創自朝廷而其仰承之以延其制則實州縣所有事也第居官遞代等之傳舍典禮十廢難于一舉況三征九賦惟正不足必欲統會計以戒功事則泰瘠而越視之矣

國家建學垂五十年鑒定典制整飭廟貌而

皇上復臨雍講經親理帝舉其于崇儒右文之意可謂備至乃郡縣學宮每易傾圮大抵殿宇崇閎成艱毀易加之官府工作輕于審辨諸凡輦銅合土脂膠圬鏝所至以一切從事故子鑄而丗三豐焉桐城姚侯蒞吾蕭有年自廟謁以迄釋奠釋菜其爲屈折盡禮者已非一日而獨于棲神之地尤靡俯仰葢十年以來凡數修矣今遷官在即而瀕行之頃猶不無徘徊而警未雨者乃首捐月俸經營載事損廉入而考出之稽器倚具皆有程法自殿庭兩廡以及戟門垣牆凡刻桐畫梓飾金飾木皆量其疏密以辨工濫上

眡欄楹下審坪城朱丹而髹聖次第塗漆一若橋增其圍而池益其潔計長功中功閱兩更朔而告成予乃于餞奠之後拜觧言曰不觀學乎學貴有補修之者所以補也學貴有繼重修者凡以爲繼也顧其說尤有進者大天下之以因循而墮吾學者豈少也哉事當可爲其始未嘗不欲其急行而既而遂巡又既而以爲此非吾事可俟之將來而于是退諉之情生矣向使侯當政成其視此未雨之事可姑待也且夫春秋遞嬗成功相推吾弟從容焉留此成效以俟後之繼此者夫亦孰得而非之而乃奮焉勉焉不假贍顧而興焉夫然後知當仁之不讓與見義之必爲固有在也他日任國事有如此廟矣因爲記其事而復爲之詞其詞曰

惟昔闕廟在魯觀右兩漢表學別作爻侑唐改廟祀于州縣學澤宮歸然上有樸柳從此聖宇峻殿陛隆几筵籩豆乃實其中特因嚴事饗薦有時銅槽瀏晚金鋪啟遲邑設學在文明門內璧水東環筆峰南峙幾千百年勿誅茂草烏鼠既去風雨殊渺獨其嵬聳長藉修築比之藝業不衰將落我侯戾止朗然念之彼高坐者實惟吾師雖當政成早賴神祐敢廢羨將

以自貽咎乃滌范釜用篩顏盧天宇方潑地軸載舒
從來頌禱欠棘鞏葦試觀欄楹如萬斯翼礎碣砥硂
綺欐香榛自茲泮林有梅無鴞在學言學不教而教
業無推諉此是領要式瞻既往言規將來斯文無訾
庶嬉勿褻

湘湖水利永禁私築勒石記

此文縣申藩臬二司敕勒石者縣復以不便于巳假他紳之文刻縣志中後改正

蕭山湘湖宋邑令楊公所開湖也公據熙寧大觀間
縣民殷氏等有請築湘湖之奏而下議未决公决議
成之遂開此湖用以灌九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
餘畝歷南渡高孝兩朝邑令顧公諱冲者以九鄉爭
水度地勢高下定諸鄉放水之則算毫釐酌多寡勒
石縣門因有劃堤斷竇穴水鈥趾之令而其後郭公
淵明于嘉定之末來宰斯邑則益加疏濬凡湖傍山
足尺寸皆湖所謂以金線爲界者謂山足黃土外皆
湖水也自明弘治間湖豪孫全等漸起侵佔鄉官致
仕尚書文靖魏公力爲恢復而御史何公舜賓繼之
不幸御史被害孝子伏闕孝宗皇帝親遣給事李舉
郎中李時大理寺曹廉同外鎮巡官反覆審理置孫
全于辟敕邑令楊公鐸勒石湖口毋妨侵毋佃毋私築

毋蝕水涘毋倚圩傍岸以漁以草以栽以畜犯則重者辟輕者釘發遼東衛永遠充軍載在實錄播諸誌傳彰彰也今康熙二十八年距向勒石時幾一百八十餘載恪遵舊制無敢越者乃忽以秋曠湖涸湖豪孫凱臣等糾集眷鍾一鷹而千人不鳴官不暴衆築堤數里自湖西至東兩山之間橫跨湖面而攔截之邑令劉君據水利衙報文申請而無如阻之者之衆也夫湖職蓄洩不職行走兒兩山阨塞從非五達捐其用心不過爲風水計耳夫兩山墳墓下有關沙可以動勢家巨族相助之心而實則倚圩而栽滙巖而漁正曩時侵佔所由禁也夫湖分爲三其于上湖下湖不無偏曲然且放水早晚限有時刻堤栽水緩則于限刻最少者每有水未出堤而即行閘止之患然而九鄉泄泄獨澇湖蔣槭等爭先控告會郡伯李君初下車時蒇于阻撓屢救集議而卒之用予末議始救令剗削榜枉示衆而豪黨多力抗拒官法府復據縣申之藩臬二憲司藩臬二憲司仍下之府縣剗削按律且爲之永禁以勒之石夫創始之難不如守成開之者一時而爭而守之者乃在萬世第朱代救法皆當事主之故洪武祀功尚有楊趙顧郭之祠建于

湖濱而入明以來則藉卿官爲力持故弘治賜祠特勅名德惠以祀楊魏而其後何氏父子得祔其傍今鄉人委蛇動多退諉築堤變制無一人爲之爭執而一二州縣守令儻惑于豪强而動多變法此則生斯土者之一大患事也夫以宋世侵牟雖郡王之尊猶不足今遺孽復興幾討之貴一丞尹持之而有餘而孫氏一佔即極之尚書御史門生數世之恢復而猶未已况此不戒將何底止因爲布諸石而禁之如壞大事及此不戒將何底止因爲布諸石而禁之如右若其禁條則具見宋淳熙十一年嘉定六年明正統五年景泰四年弘治一三年正德十五年今大

清康熙二十八年禁罰各例載湘湖水利志中

沈氏放生池碑記

沈氏放生池在大芝巷沈氏宅前池方五百步廣長于袤其西角通他陂而平橋鏁之有長林修竹橫其南當宅門之屏凡過其門者停車而觀如登濠梁焉崇禎七年沈澤民先生捨其池爲放生池而曰此池非他吾母袁宜人陪嫁產也先大夫痛宜人之早世也而思歸袁氏既而袁氏絕無可歸矣吾何忍據此傷父母心請捐爲衆有以長存此池當是時先生手書放生池三字并書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一卷又

請李次公爲之圖書共勒石池上且曰後之人有食此魚者如食吾肉取此值若析吾骨而不謂甫易世而不能守也沈八公者先生之季子也與客飲于池而醉而流涕客詢之而告以故客曰傷哉顧質值幾何則以十五緡錢質貴門矣客慨然曰豈有沈八公無十五友者友各賁一緡贖之康熙三十七年重標其池曰放生池復書金光明經及圖書爲卷冊而大書十五友于其上曰胡氏曰朱氏曰鄭氏曰三王氏曰馬氏杜氏氏曰又胡氏曰陳氏張氏羅氏兩劉氏曰沈氏其明年將勒石垂久而請予爲記予曰世之能垂久者莫如佛氏天下名山其自晉唐迄于今豈或暫易而亦有不然者夫惟其爲名山也名山而城市則覬之者衆矣向者先生亦知佛法不可守而動以孝思曰人孰無父母而世不顧也乃以輓近衰薄友朋凋喪之際而尚有人焉慷慨好義以善全此兩世之孝此在他人聞之猶迫然感興而況沈氏之子之親承其後者也然則是池也將與孝與義並存而安用守矣衆曰善遂書其說以爲記

方示神應記 示音祁

古有方示今之城隍是也顧

土示之祠遍于里民而方示則官祠之然且行省郡縣每以上下分氏邛故都會城隍較郡縣加等況吳山巖巃左江右湖尤神所依憑爲貽貽者乎康熙三

十九年六月不雨

大中丞平州張公帥諸官屬暨師巫里老登山而雩初邦車自山麓旣而斷腥從軍門徒步歷戊夜以至高春呼嗟以祈之如是有日

公慨然曰吾從來索雨三日而驗今如子日矣豈德日下耶抑亦索之不以誠而徒具文也乃立冊書請減年以救燋灼翼日師巫大言曰爲我謝軍門今年夏甲雨當爛地千里

茲者鑒公誠且降雨矣公遣官籤問降雨何日籤有天書豬犬字

籤曰連年久暗漸分明所用天書自有成從此出門無阻滯相逢豬犬辨枯榮

時七月二十七日越四日辛酉值八月合朔二日旁死昵壬戌犬日也晚而雨三日癸亥卽豬日則大雨傾晝夜東自鄞鄭南自新安江西北訖浙所有地悉霑霈溝澮皆滿杭人讙譁頌公恩公曰此神惠也我何有乎爾乃手題大榜曰有感必應懸諸祠以旌其神云先是仁和學諸生袁樞貧士也有黃冠草衣者到門請偕之海濱耳颶颶行生掙揣曰吾有親吾何能從君言畢棄之塘西之市間已去家五十里矣然

而口喑不能言苦之仁和令君廉其事以告公公爲
召生使具狀立爲文據狀檄真人府切責之覆以印
護以官簽驛之至江西取覆狀來真人不敢辭且有
別牒令生賫詣城隍祠焚之生夢城隍神告曰是非
妖也願軍門毋怒詰旦當以予言告軍門生如言詣
轅已能言矣遂以言告公公久神其事而未啟也然
杭人早知之至是索雨應杭人比戸傳其事且一閒
至予門曰此實公至誠有以感之然神應不可泯是
非君文不足以傳此予曰書曰至誠感神此言公誠
能感神也又曰天壽平格此言公之平居有以感乎
神則天必壽之不惟還其年且益其年也然而中庸
曰神之格思又曰夫微之顯此不言鬼神之來格又
如是顯乎吾多公之誠而併嘆夫神之應之能相與
有成而不可揜也因應杭人請而書之爲記時八月
十九日

都轉運鹽司運使李公賜　御書記

古天子賜大臣多用彤弓盧矢圭瓚秬鬯然必先之
以文命如周宣錫名虎圭贊詩稱肇敏平王錫晉文
侯秬鬯弓矢尚書稱惠康是也司鹽李公由詞臣起
家破例爲臨江太守考清廉第一因擢兩浙江南都

轉運鹽司運使以牢盆煮海積骫難治且亦以徵其
廉也會
天子南巡嘉其成績遂賜
行在急過瞻仰私謂以我公介節將必表之以清忠
作百司倡而乃　書惠愛二字塡綾榜以賜一似親
民之官了無所用吾心計者夫乃嘆
聖人之用意深而垂訓遠也夫世治亦日蹙矣擊斷
者以毛舉爲能而撟枉之徒又復尚農田而抑商市
夫四民皆民也自不學者爲政祇以農爲民而士工
商不與焉初視商政爲膚瞙既爲瘵疣以農與士校

則士絀以士工而與商校則商又絀甚至學校鹽法
與親民有司分立門戶一應文牒簿質各相爲左右
不止如漢庭鹽鐵使大夫文學剖判低昂干論議之
間而公鑒其弊每揮戈而倒挽之煦咻滋養使四民
同情無所畸跛其恤商之苦甚于自恤其肌肉此何
如惠愛乎嘗讀月令云行慶施惠論語云節用而愛
人夫惠澤所施關于財用惜財者卽愛人所由生也
不觀鄭公孫僑乎鄭以小國而供强晉之歲賦所定
車甲每加于常衞六七百乘之外而僑以節嗇而裕
丘甸夫子一則曰古之遺愛蓋惠愛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厚。繫于理。財有如是也。大哉。王言。其鑒于此矣。康熙三十九年公礲丹于石揚諸紙而裝爲卷軸因得于重瞻之次謹記之而書之卷末且以告後之繼此者

慈雲灌頂法師開堂碑記

嘗避地少林繙三藏文知釋有三學原具禪與教與律三家而近崇禪學第守臨濟一棒喝而教與律無傳人焉考之摩騰入中國馱經以隨而八代高坐如鳩魔羅什誰皆以闡繹文字爲唱導宗師即西來面壁後亦復有圭峰論學舍天龍一指而修十六觀經者然則三學之必有藉于教也審矣是以兩浙名山三宗悉備如靈隱爲禪上竺爲講靈芝爲律類所在比比而至于慈雲舊刹則初祖大休觀公應李鄴侯相國之請以講宗爲開山一代而次祖寰中空公則白傅爲刺史時實延繼之蓋禪宗也洎三祖普濟覺公則律宗而爲吳越國王所師迎住此山是慈雲三祖實三宗相嬗遞遷次第而灌頂法師以三藏真印起而統承之予嘗辨儒佛異同與師相質難歷舉從來經論與吾學相離合者娓娓數萬言如燎飇之發與決河之瀉聞者皆屏息撟舌而不能前非深于三

學而得有是與康熙庚戌杭州紳士請師入慈雲講堂越九年戊午順天府丞戴公請師于本寺講諸經論遂開雕師所著五教儀勢至鈔五祖記并會起信論疏記越八年乙丑應興福之請講楞伽經越八年戊辰赴戒壇演法華明年己巳宮詹學士郤公請師主上竺開十期講遠方來聽者舟車不絶會聖駕幸講堂褒之時毘盧閣告成上竺之舊燼者師爲之一新越四年壬申聖果請講報恩孟蘭盆經工部侍郎徐公請師復還院開戒三壇他若仁祉諸君請說瑜伽飯戒西資飯戒崇壽說諸經潮音說般若

經曹源說法華蓮居說戒且著瑜伽儀施食儀疏啟口經解及萬佛懺彌陀經註凡三藏三學圓通顯密無不周其外而徹其裏于以爲僧林佛苑之冠其繼觀空覺三祖有光矣師講續法字伯亭別字灌頂仁和亭溪人也少習經書能文章年十九好禪忽入淨慈黍谿堂和尚有悟其時兼律學進具大戒谿堂深契之既而辭去過城山聽講張然謂一指昆侖吾習阿難教以進于如來卽然也康熙五年德水大師以師性相兩通遂付衣法而師復精進更以三學研練入三藏之奥而三宗門庭統爲之闢三藏者經律論

三宗者戒定慧也

重興崇壽院碑記

崇壽院者唐至德中慧因法師所建院也其地在龍山之北鳳凰山之南舊名龍崗崇壽院以師曾說法于此崇無量壽佛得名而歷後唐長興石晉天福則嘗有教觀諸師繼席其間是以吳越國王特迎志逼居崇壽與淨慈永明同爲國師而趙宋熙寧間則道鴻通辨實爲杭州僉判蕘軾迎住此山遷延至明初而法師慧炬并開大之當是時崇壽之名甲于諸方前庭海日樓嚴然江濱佐之以紫竹之林放光之井而山後石竇則珍珠泉出其中焉相傳泉石間三字東坡之所題也院有八景則杭州太守王典福所爲詩也迨其後而蕩然矣康熙甲辰有僧照然者募其兄何氏捐貲復之俗名何庵越一十九年而迪如法師卓錫于茲請灌頂大師講般若經演盂蘭盆于其中以址隘于青賡項氏山地益之會仁赴錢生迎灌公說瑜伽皈戒并溥施法食五壇遂裝金刻木焰土築基墾而社中諸君則又各施以金錢丁丑開功葦馱殿告成明年闢金剛經一期建彌勒殿重開山門雜置客堂法厨僧房而繚以藩垣工部侍郎徐公飯

僧衆于院會者千人又明年復辟朱龕裝竹林三大士像重講華嚴行願品法華普門品及彌陀尊經乃以宋雍熙年晤恩開法會改崇壽爲仁壽而今合仁社諸君重興此山則崇壽仁壽可間稱焉聞之梵刹之興雖有因緣然亦惟修持克實者得以致之考古德有云祛邪皈正爲治心之實識果明因爲操履之實至于親賢之實則必實弘大道接方來爲住持之實則必合短長以均利鈍察古今以定可否用人之實也而以觀旭公受法于慈雲親仁實也傳戒于資福正心實也隱開僊說于衆中操履實也恢金乘之廢墮任持實也程材量能隨所應而各盡其義用人實也夫以丁癸之年加之東南財匱之際不事勸緣未嘗有齋板募簿傳之于人而千年舊業不三載而底于成自非躬修之克實不至此旭如逆于人矣又有異者當明洪武初海潮壞堤慧炬法師爲說三皈戒咒水所滴堤任而不壞今江門不扃洪濤湧洞砰訇蕩山麓而每當灌公說法之日則潭演而退其前後之一轍如此因應諸檀請而并記及之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又名甥 稿

章大來泰占 章世法宗之 較

碑記 丁

兩浙開府中丞張公去思碑記

古使相之職原以參知重任加開府儀同合外臺垣翰而統轄之其受轄多者初不乏五州防禦四路招討諸名而要其最重則莫如以一使而遍歷數圻如李西平之六遷大鎮柳仲郢父子之九易名藩爲千秋盛事葢地大者恩多而遍歷則澤廣也大中丞張

公以詞翰起家更御史執法提刑觀察進爲江南行省者十餘年乃以文臣領節鉞析圭建纛開幕于閩海之間暮月大治

天子念兩浙巖疆必藉公一綏理之遽于三十九年之冬移鎮杭州一時十郡七十五州縣無不靡然嚮化浙東西數百萬戶悉登之春臺而安于樂囿天子嘉之謂治有成效惟是西江地瘠不得填撫如公者不足以勝茲任因復使駐節南昌此其倚公之功徵公之德可謂深至而不謂民情之未諒也夫下之從上原無向背祇以遠近爲視疏故曩時方州分牧但以梁州遷漢陽而兩地爭之魏民之留伯長者願其在秦卽不願其在晉雖天閽萬里未能呼叩顧其爲何武之去思謝公之遺愛則固所優也乃十郡父老咸鐫石號呼集軍門願有所以紀公者而公辭之謂我何功德而煩紀爲曰不然今夫父母之于子也鞠嚢焉顧復焉雖欲報而罔極焉而苟其頌之者必枚舉而件計之曰某時一衣某日一食是滄海而涓涕之也且夫皇天后土朝夕履戴未嘗有朝露之可稱春風之可誦也又未嘗有土膏之思地澤之感也然而履戴如是矣況乎公務克已不期衒

外其絶苞苴郤簠簋呵流飲氷而人不必知也其朝而輟沐夕而廢寢日孳孳勤政而人或未之覺也然而民安于恬佔安于市吏端而儒良農錢漕聚既斥其贏餘而防兵關隸又別無攔索橫征之害以致貪墨解綬馳檐絶而姦民散待化之速何其神也他不具論即以捍患一節言之浙湖之瀕洞其來舊矣今且江門不扃集艘舾舸之水而奔之城臺之坳撞闖擣匝將曩時葦功曹所築數千年之塘一旦傾毀欲盡而公力揣之月費斗金刮肌肉所有運薪聘石闕即補而地即築不費官錢不藉民力不設立護堤一軍捍江一使而期年之間安全無恙誰之力也然則公之不言而躬行均視此矣

聖天子鑒公之勞將欲播公功而大公績必使天南鉅省皆遍歷之而後已是豈無贍言而遽出于此故曰輿人之誦而太常之紀因之勿謂峴山一石爲無所憑也公諱志棟號青樵山東濰縣人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巡視兩淮分守冀寧道遷福建按察司使江南蘇布政司使進福建巡撫移任爲今官

客堂冬夜說經記

康熙丁丑臥病杭州之客堂適日將南至長夜如歲每升牀苦寤夢易醒撐兩目達旦侍者謂昏時略飲酒邀客語數頃入更而瞑或可幾一覺會兒子遠宗兄子文輝下第從京師還而文輝子詩以十歲通經適過江在坐因呼詩前使說經子曰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何以言之曰以追鑾何謂也曰謂夫禹之聲其鐘懸之追有若鑾也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何謂也曰涂軌淺而門軌深非門馬獨多力也用之者久也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涂軌之淺馬力少也門軌之獨深者馬力多也夫以三門而合九軌之馬以爲力則真兼人之憧憧矣故同在一日之間而九軌行一門軌三之九軌行三門軌九之文王得其十一禹得其十九誰謂禹之聲不足尚文王聲乎夫以禹時而較之文時相距者越八百年其亦久暫之極致矣而乃舉一同時而同行者爲之比儗然且曰用之者久夫門軌則何以得久也夫匠人營國方爲三門卽爲九涂城門之軌與經涂之軌未嘗一日有先後也卽行車之項國馬繕關公馬給賦兩馬行涂卑卽行城門其相接受轍又未嘗頃刻有參錯也而一深如此一淺如彼高子之言得此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顯儒者可謂不善說經矣

遠宗文輝各訝然曰有是哉夫子之于經也儒者日有說而日憂憂也（遠宗曰詳二語）孟子苐解追蠡非考擊所致猶之城門之軌非馬力所造使徐悟年深積久之意並未比及九軌較用多少略一比及則門軌用多九軌用少高子之言得矣子曰雖然經苐示以意而不明言其久與遬也儒說雖不善抑亦經本非切喻也古人示學有宛諷有竿譬有譬者切喻也經言苐宛諷而吾輩切喻以明之可乎皆曰善少頃遠宗曰舊穀光腐春扰之多與又頃之文輝曰夙霤早泐滴漏之倍與既而予曰故井易竭綆缶之咎與時已入更後因命孫詩合書之次日遠宗臚其說遂爲之記

重造餘姚縣學文昌樓碑記

隋志以文昌天府爲選舉之政所自由故凡科目家多祀文昌而特是幽禁所享端必假重棚複屋俾幽也而致于顯況魁南第四尤爲文命所昭融者乎吾姚學宮在縣治東偏曩時與方原有文昌一樓迫于宮牆以爲故城卑隘是必翹然拔起足以標文巒之秀然後新城在前無所壅蔽而惜乎址之跼而澦乎圮也今韓君郃君輩擬擴故壘架以重樓而祠司命于其巔使文光四射曠遠無礙凡都講以下同隸學藉者各自捐膏火之資以共成煩烈豈非勝事或謂文

昌宮星未列祀典且非頒宮官祭所必及然而周禮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而王制祭法皆以司命爲五祀
之一夫五祀則士大夫所有事也不讀九歌乎登九
天兮爲民正夫欲藉登進以啟崇隆而不于司命九
天之登加之意焉非所聞矣因于落成之際書其事
而記諸石

行在　東朝並賜

御書　膚筆記

康熙四十二年

上南狩至浙駐蹕杭州予以在籍鄉官隨制撫諸臣
候安于
行在朝門謬蒙
至尊垂問曲賜慰勞兼
詰封侍讀學士陳之閣三人年老令起立奏對予謝
不敢并　命在傍同館官掖予以起是日諸當事并
在籍臣求　御書者競開一摺子啟奏予獨無有
上遣侍衛出諭毛奇齡應一體　賜書着伺候而既
而日昃各退　朝去未須臾也明起趨候侍衛先捧
御書一道呼奇齡拜賜訖然後齊出昨所開摺子諸
有名者　御書十餘道一須賚會

皇太子隨　行在東禁亦　召徐倬陳之闈并尋三
入入慰問良久且不令行禮各賜　膚筆一道屏聯
二條拜捧趨出此則專　賚尋三人凡內外大小臣
工俱不及者　御書　膚筆人世罕有　奇齡何幸
以衰老之年得遭逢
聖明濫承異數此固應寶之世世瞻仰無斁不待言
矣特是尋別有感者生平以避人流離道路遐晴霽
則喜滃翳則戚至暮年哀落日近陰霾則望晴尤甚
故乍歸田時自號初晴既而曰嗟乎尋晚矣更之曰
晚晴凡碑版屏幛書冊箋牘應署名處往往以二晴
雜署其間然而世人知之
皇上與
東朝未知之也今展讀　宸翰爲初夏登樓所製中
有處處晴花風拂起句既已有初晴二字而　東朝
對聯則儼曰晴香邀步澗花發晚影逼簾溪鳥廻公
然以晚晴二字題之聯端一似筆下有神隱鑒乎臣
衷之所願望而
一聖一膚其賜字所及偏能於無意之中暗相脗
合此豈偶然之孚契也哉然則尋之大病不死得苟
延以見晴光天錫之已因拜手稽首而謹紀

殊恩以垂不朽

翰林院檢討臣其記

新建黃山雲谷寺蘗菴和尚塔院碑記

蘗菴和尚塔院者前朝熊魚山先生埋骨所也先生名開元湖廣人中天啟五年進士由知縣行取考授吏科給事中以疏劾權相罷官歸九年崇禎壬午詔求直言敢諫者起先生官改行人司司副召對中左門重以劾權相下錦衣獄杖午門一百不死因于次年之八月謫戍杭州當是時賊騎入都門先生甫至戍所而國已亡遂北向號哭竄之匡山之東林寺聞其已爲僧而未審也越數年相傳西南有僭號者待

先生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而先生辭去走之阿逃提塘官掛號忽于其月日叩偏沅軍門有僧熊開元行腳從阿逃歸報以聞于是湖人藉藉稱先生已落髮歸其鄉住祝融峰云既而蘄州靈巖山有作務頭陀苦行備極楚毒自順治癸巳至康熙癸卯凡歷十穀熟而中忽有省三峰繼公者勘驗之遂伐鼓告衆授以衣盂即先生也或曰先生爲僧本有託而逃非其實或曰先生性誠篤每爲一事必務究根柢不肯苟試故其進倍速若此者吾不得而知也乃先生既開法以素行頗苦自號蘗菴居吳中曾受丞相源

雲谷監院之請住之三年吳中屢邀之不忍去且令築石函其地指之曰蘗菴埋此足矣已而卒于吳歸骨于三峰之左山而黃山學人爭之謂師有成命安得悔且石函具在也虛此何故移詞至吳中吳中人無以應先是師居黃山時金太史子駿師友也有女道趍以童身來學已得法去至是挺身前容具資糧跋踄數千里以航以車迎舍利來歸藏于舊所築石由而碣其前已廿四年矣康熙己卯平陽鐵夫大師從焦孝然山來建旛茲刹見蘗師塔而咨嗟謂石幢歸然露立烟雲間不棟不甍急顧監院等吉等慧正悅正受謀所以覆蓋之而逡巡未果越明年鐵師乃發願旋爲開工相木石所須琢于山而陶于甎植屋三間中蓋所藏而養師像于左楹并聚生平所遺箋奏語錄合塋瓢錫杖而雜實其中面懸琉璃燈晝夜燋灼舊所稱光明幢者設司香行者執司之肇其事于辛巳春至壬午之冬始落成而謁予以文予惟蘗師爲三峰法孫鐵師爲平陽詰嗣要之皆天童第四輩也其相接任持互爲輝映雖先後而實伯仲然且道法廑從各出艹鱗爪爲斯山建開大之業一燈遞照可謂難遘獨是予修明史時深痛蘗師與萊陽姜

貞毅公同忤權相且同杖同戍而一戍宣州一戍杭州貞毅葬宣州敬亭而予居杭州不能奪藥師之骨而葬之杭州之吳山雖予輩之弱然亦地靈之有幸有不幸不可强也乃藥師言事捐軀殉國在前朝壬午而迄于癸未而逮今而塔院之成仍在此年是雖忘情如予者猶不能不相顧興懷而況山川陵谷轉眼變易即此六十年間而前爲魚山後爲藥巷此中所感其爲宰官與僧伽洫乎其未有分也然則歸然雲谷何異杭州藥師有靈抑亦可以自慰矣

時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月日蕭山毛其謹拜手記

終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又春晴稿
章大來泰占 陸邦烈又超較

碑記十一

浙東三郡望 幸圖記

古者天子巡守每一歲而周行四岳于以朝諸侯而考制度凡班圭輯瑞明禮飭法皆在是焉以爲建方弼服多所分畫非藉是以振攝之則無以綜事權昭大統也

今則天下一家車書會同三載一肆覲協律準量審

權謹度並無參互于其際而
聖天子復厲精圖治名爲垂裳而實則萬幾躬親周
知吏治之賢否如燭照數計凡一點一陟必有明斷
其所
巡幸不過省方問俗因之以慰勞疾苦原不必周行
四岳一歲畢徧即或彼或此惟其所指而乃東行西
怨南征北盼山陬海澨無不願見
屬車之塵埃以爲祓灑民之望
君如望歲焉
嘗考周官庶治軼不忘勞往往以戎兵之詰撫視九有若所云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者我
皇上恢疆闢土南開葉榆東擴溟渤合日出日入之所而歸我版籍皆願以新藩之土仰邀怙冒曩者彭
島初收高華竄跡
蠻輿東狩登苗山而望蓬海凡兵行之所咸駢首引
領惟恐攝提所指不至其地近則西羌屬國偶弄戈
甲
七校親發絶大幕以北裂其庭而罄墟之勒銘于伊
吾望鄉之問夫然後罕東哈密以次簞迎而三秦且
捧
蹕焉今三苗乍服洞庭再靖凡馬王魚復諸鄉
軍民宣慰皆與之更治因之剿
荆門以南夜郎以北旋

有山海諧諧徯我后來之謠播于民間甚盛事也然而望幸者從此起矣考之帝偕東封不辭里禾虞廷四巡僅班執玉即禹征有苗東巡會稽自治水之外復循其轍跡而徧行寰寓夏書所云東漸西被朔南暨訖者是也然亦未嘗有捐珠賚布記于史氏及讀孟子則夏后遺諺公然以耕斂補助爲世法則所云不游不休何豫何助者儻然後知古王出游不乏恩澤而記事者或失之也我

皇上車駕所屆勞民疾苦觀風俗厚薄相寒燠以較豐儉歸市不止耕芸不變父老扶杖來觀者加以咻嘆高年者賜粟帛在籍去職官咸復其職然且捐租之詔屢下至于再至于三兩浙已被賚而茲復特邊額課于四十四年正供槩賜蠲免此較之古王豫助之盛不無太過夫以天子之尊加父母之親原以天下爲一家以六合八荒爲一圍之亦朝夕出入使老稚男婦得時時望見顏色懽忻踴躍豈非甚快亦何必有所推予始著

闓澤況我

皇神聖所過之地山增高而水增深雨暘以時雞犬不爲留禾稼豐熟闓門之懋遷者較倍于昔其有惠

于民爲何如者前此
駕臨東浙神魚上江門麒麟夜見于鄔山民家鳳凰
山南甘露降草木如冰凌之綴于旒日出而斂是天
亦欲
皇之涖止以爲慶矣茲者
恩詔初下兩浙七十二州縣皆歌詠載道作迎
鑾賦頌而浙東三郡父老子弟悉銜尾門縣門拜
聖恩訖乃復出西陵渡口北望舞非希顧復以當
乳哺因有繪爲圖以傳觀者臣
謹進曰古王以事行
則謂之巡巡者事之則也
今主以恩行則謂之幸幸者恩之著也巡尊而幸親
巡嚴而幸寬幸可望而巡不可望今幸矣可以望矣
愚之至亦望之至矣因題曰望幸圖而并爲之記
臣奇齡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記

新開吳淞閘碑記

昔周職方氏以具區爲東南之浸而夏書禹治震澤
先導三江則是三吳之水雖曰具區能鍾之實則三
江能下之也第三江在昔分泖下洛爭相入海而今
則東江已泗唯婁江淞江尚存古蹟然且婁之爲劉
僅存一綫而吳淞自宋慶歷後堙閟者屢焉
夫瀦之

受水甲于習坎而江之入海亢于久閟以習坎之卑當久閟之亢則入之者如建瓴而出之者如拉釜其爲震盪固不待言又況吳淞一江尤爲蘇常以南嘉杭以北六郡之水之所灌注而靡遺者哉今天子御極之十年三吳水溜發水衝十萬由五渡迄上海亦奔亦鍾凡七十餘里飢民之廩役以丐活者萬有千計不期月而告成其六郡圩田變淅鹵就土膏耕之趾之已有漸矣然而朝潮夕汐裹沙而奔擔水斗泥遲久易壅曩者范公文正籌謀立閘設坊于江海之會板障之使濾濁而後入板字下疑有以字閂以餞之使挾滓以並出猶且僱捺一缺字之夫造鐵肅之櫓是以終宋之世未嘗全閟暨入明以來夏公忠靖開濬于前海公忠介疏瀹于後初未嘗不殫心修復而閘制未講旋啓旋塞因復建閘于上海縣北之黃龍口橫截海浦而無如海波之撞搪而易爲圮也十五年秋大中丞慕公開幕斯地睹茲閘而怒焉憂之前此議葺者僉倣治河之法用柳箱斷流厝水使涸然後樓木石而爲之坊計柳箱若干每一箱約費至四五十緡合計不貲而役夫厝水日需千人且爲日未易限也又役在農隙時當寒

沉民艱羸躬以入水而朔風吹波衝築石窖蕩巨
測公向令錢唐聞浙地多水坊匠氏先範石陸地記
其甲乙而次第縋水善泅者從而理之一如陸範所
置力省而功倍且耐經久會上海任令浙人敏于相
事立募浙匠之能者用其法先壘而作埂橫亘開址
如拾級然加板而縱覆其上則水無留行而易下而
又槾木于埂末使免塌瀉然後樹三門而梁之廣左
右護堤束水就道令不得汎具牒申約悉照規畫以
從事始乙卯之臘迄丙辰陽月工竣民不知役帑不
知費胥史不按籍而派夫里工佔不踰疆而運薪石
三吳平土得籍耕耨六州黎庶並被沾溉于是此郡
人士請勒石以記其事夫本
國家之咸和播民見士于以急公而奉令不可謂非
諸有司之力獨是疆域大事難于倡始既已計工按
法扼持其要而迄于潰成猶且度支委輸必上省
國課下惜民力使晝夜經畫期于百全而後已其灑
濬鴻功于以慰
聖天子南顧之勞與夫三吳數千里經久之計較之
文正忠靖諸前烈又豈有媿夫以宋元明迄今或行
或止歷數世而必不能興復者而一旦徐起而興之

其亦偉矣後有興者庶亦有鑒于斯文

重脩蕭山縣學碑記

古興作必書春秋二百餘年間凡城郭宮廟門臺廐圂其或興或作無不歷書之于冊而獨不及于學校然且子衿一詩刺學校之廢以爲膠廩不修學者所恥則是立學之重等于立國原不必以類書冊而一當有間則必飭化以苴之蓋作之有藉于修也明矣是以唐宋之記學記立學也以其時里塾未定廟饗未合夫固有倡之者也今此之記學則記修學也以成廟而合成學但修之而事已畢也顧作易而脩難

作簡而修贖作在一日而修之者在百年古云力學貴自修豈虛語與邑之脩學在二十年前其時縣侯姚君以記文屬予貽書京師而予爲應之今予甫還里而文廟櫺棖閎有闕于蝕齧者兩廡且无器仰見星日頻之環門者如田坊圜橋于陛已久矣完石徐先生與昌亭謝先生秉鐸于茲力能以文教啓迪才士一時才士爲都講者各發憤趨事以材以力稽器而考度任其物而就其功闕者補之什者植之抑闕者疏而通之自殿而堂而廡而門而池而祠祠凡

宦遺弗賢與　聖所自出皆一一整理而各依于法

會學使按部已歲除矣故事暮冬興役不妨農政而特以日偪短景由亥月以迄寅月謂之下功乃即此下功未旬甫班程簿而不日告成屆二月上丁而即可祼瓚以從事自非兩師率作諸都講咸和以協勞不至此然則是脩亦力矣茅司事多人不能備載而較其尤著則吳子升金子書何子西堰王子錫晉趙子昂發來子賡虞孫子曰發家從孫端皆都講能任事者

山陽畢家溝勒石記

山陽城南五十里曰畢家溝衙漕而枝而西接高堰洪澤諸湖之水然猶之漕也漕故北南行而溝抱西湖而北與漕合曰新漕故一溝也東受漕西受諸湖水卑則泓漕堤而捍湖田跡雖田坊實繫之然故與漕長旬始終焉康熙四年夏恒暘之後繼以恒雨凡浹五晝夜諸水暴漲漕與湖憤溢抵諸溝而決堤而奔漕使以他故不暇視急檄山陽令朱君禹錫使治事君蓐食行偃諸庸水者臨潰堤棧之躬先負薪與隸各畚鍤而畏其植凡閱五晝夜築堤二一故堤一護堤也堤凡三十有九丈護差之堤成君告衆曰爾亦知都府

CL.
NO. 35556

之可急是者乎淮之有漕也漕之有溝也溝之有堤也鄙人土而全漕與田坊均繫之矣都汝汝于衛漕乃不暇選擇而使予雖不職于水庸然絡以此爲坊田之事故不自量其不能而急受都府之使而不之辭詩曰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吾願後之治此者幸勿以事庶多推阻也衆曰善因記其言書之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